

按语

《胶东文学》2026年第5期“文学烟台”栏目刊发四篇佳作,小说《天生其华》围绕亲人、邻里间的情感与误会铺展,以旁观者视角探究真相,借人物被执念困住的人生,诠释无需自缚枷锁,人生来自带光彩与风华的人生真谛;小说《渐行渐远》倒溯上世纪九十年代青春岁月,从天才少年的人生起落切入,反思世俗评价标准、个人性格对命运的深远影响;小说《那个夏天》聚焦三个青年的童年创伤,以几段隐秘往事映照成长的孤独和委屈,探讨人与人之间共情与理解的珍贵意义;诗歌《槿花一朝》借木槿花的朝开暮落,参悟生命的易逝与无常,表达穿越迷茫、沉淀过往、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。

四位烟台青年作者站在人生不同阶段,回望来路,从世俗人情、青春际遇、自然哲思等角度,书写真切的生命感悟。

诗歌

槿花一朝

渲逸

清晨,邂逅一朵木槿
在蒙尘的罅隙呼吸
我无法触及青涩的过往
亦难以言说,生命的辗转反侧

盛放是成长的姿态
但总有一些绿色的告别
一如言语般纷纷凋零
此刻,即使暮色果敢
沿着温热的足迹,足以寻觅光明

不要将肩上的风雨,如滚石般
搁置心底。方寸间
再度熟络向阳的筋骨
过往的云霭随风飘散
明天,赤诚如新



微信小店

《胶东文学》发行电话
0535-6821983

胶東文学 复刊5周年

作品选登 (2021-2026)

让更多好作品从这里走出

小说

天生其华(节选)

王铭婵

小琪和我没联系,我说。小琪刚走时,姘姨让我打探消息,或者说等我告诉她实话。我问她为什么要拎漆上山补望柱,姘姨把头发搓成鸡窝样。她过去做教师,一遇到学生不会做题,便会做出这个举动,她说急的。

我们朝山根走去,别看她胖,走起路来,照旧身轻如燕。待到半山腰,一脚踩上附近的石块和茂密的夏草,惹得飞虫惊呼直飞,蝉鸣开闸。她在亭子前驻足。在我可及的目测中,白云、亭顶、姘姨,像在海中,姘姨划着水波,教呛水的妈怎样憋气抓起海底的沙子,沙子迷了妈的眼,围裹着妈的海水似泥石流流的剪影,我和小琪笑着,相互撩着水花。姘姨教不会妈,喊住往回游的姘叔。姘叔抹一把海水泡过的脸说,学这个干什么?姘叔不配合姘姨教妈。爸和姘叔说过不让妈学这个。

姘姨扶着亭子,眼睛眯成一条线,她说现在看背光的物体,就是一团黑。我处在背光位置。待走到亭子,我吐出一口气。她继续往我刚来的背光处看,一片空地,原是爸家的老宅。

他补漆,我坐着。姘姨说。她指着一张石椅。姘姨是小黄山下的土著。我扭过头,抓起一把沙子,朝远处扬着。我妈讲过这事,每说一次,眉头锁一下。

姘姨接着说,后来我认识你叔,你叔追的我。我继续扔沙子,爸是山上的土著,修这个亭子时,爸家管过几顿饭。妈说的,所以爸对这座亭子有情。可我感觉不是这回事,也不是那回事。

我坐到姘姨身旁,问,我爸补漆是补给你看的吗?姘姨瞪着惊恐的眼睛,扫视着周边,像要根据目前的形势,分我方和敌方。

那块肉你放冰箱里了?热天坏得快着呢。说着,她想回去。

我说,塑封放的,没事。

她又想找别的事,终于叹了口气,绕着亭子来回转,指着空地,说,喏,你爸原在这里发奋读书。要建亭子时,你爸高兴得睡不着。透过窗户能见绿色的亭子,学不会的知识看起来也有了希望。你爸说过。

我爸为什么没上大学?我突然问。这个问题从未在脑海里盘旋过。姘姨缩起嘴巴。

你为什么非要教我妈游泳,惹出事端来?我又问。

姘姨的脸蛋抽搐一下,扭动起身子,险些撑爆裙子。她开始不断往身体里吸气,说不上话。

渐行渐远(节选)

慕然

长久以来,我对高中的记忆都是一片荒芜,寸草不生不至于,但起码是黄沙地上的枯草,风一吹就毫无抵抗力。

刘石的成绩傲视群雄,在全校乃至全市都出了名,数理化几乎从不丢分。我被应接不暇的考试弄得焦头烂额,跌跌撞撞挨到高三。

高三时我和刘石分到同班。当我知道尖嘴猴腮的班主任叫李窄时,觉得很好笑又不知道好笑在哪里,刘石却冷不丁地说了句:“李窄?为啥不叫李宽?”于是“阿宽”成了班主任的代号。

我们早就领会,高考以分数论英雄,有时一分就是专科与本科的区别。进入高三后,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,哪怕早晨跑操,有的同学都会捧着英语单词本。

有段时间,教学楼通往操场的路施工,中间挖了一个大坑。有一天我正想绕过去的时候,发现刘石蹲在坑里看英语书。

“懒得绕,想跨过去却掉进来,上不去了。”刘石的语气很平淡。

我问他为什么不喊人拉他一把,刘石说:“觉得丢人,不好意思。”于是,他就默默蹲在坑里,直到被我发现。

那时,我们中午都趴在课桌上睡觉,教室里黑压压一片,醒来后手脚发麻。这种午休方式让我感觉失去了自由,像坐牢一样。趴着睡了一周后,我坚持回家午睡。在重点高中我的成绩倒数,本就不受老师待见,如此一来,阿宽认为我不仅学习不好,还没有规矩。

某个迟到的午后,我彻底和班主任阿宽交恶。那天,下着小雨,我的自行车又爆胎了,等我推着车子跑到学校时,上课铃已经打响。阿宽把我堵在楼梯口,我把头认罪似的往下低,一缕头发从额头上垂下来,雨水不断地往下滴。

“你这样进教室会影响好学生的。”阿宽没好气地说。

“可是老师,我自行车坏了,才迟到了。”

“那也不行,任课老师都已经讲课了。刘石多次反映,你下午急匆匆地跑来教室会打扰他。你是怎么考上高中的?你每次测试都会拉低我们班的成绩。”

听到刘石名字的时候,我的心一沉,有些发愣。那节课,我是站在走廊上听完了。

下课后,阿宽让我把座位搬到最后一排,说这样我以后可以悄悄从后门溜进去,不会打扰到好同学。我不搬,阿宽说他给我搬。我极力反对,使劲儿按着桌子。阿宽像个火药桶,扯着嗓子喊同学帮忙。同学们都不动,站在周围看我徒劳地反抗。课桌左晃晃右碰撞,直到刘石搬起我的凳子往教室后方送。我的血往上涌,顺手推了刘石一把。刘石对我这突如其来的一推没有防备,一个趔趄倒在阿宽身上,阿宽也被撞倒了。阿宽拖着我去教导主任办公室,以殴打老师为由要求学校立即开除我。

当晚,父母得知这件事后便是无休止的争吵。

当我看到父母点头哈腰地向阿宽道歉,用九十度鞠躬恳求他留下我的时候,我的心口好似在滴血。

阿宽把我当成旁听生,只允许我留在班级听课。我的座位仍旧被安排到最后一排,与垃圾桶同桌。班级排名表就贴在教室后墙上,刘石一直排在最顶峰,上面没有我的名字。我下定决心要考上重点大学,把那当成通向成功的门票。

那个夏天(节选)

跃马

五年级之前,我和姜云没怎么说过话,但对他的印象很好。学生时代,每个班里都有一轮耀眼的明月,也有无数颗暗淡的星辰。姜云是班长,学习好,爱笑,也愿意帮助别人,老师们器重他,同学们都想亲近他。我也想和他交朋友,只是觉得自己太平庸,不配做他的朋友。

五年级开学后,老师给大家调换座位,我幸运地成为姜云的同桌。当晚我把这个好消息跟我妈说了好几遍。我妈也很高兴,一遍遍嘱咐我,好好向姜云学习,有不懂的就多问他。

跟姜云成为同桌后,他真的帮了我很多,有时我还没开口,他就主动把解题思路讲给我听。在他的帮助下,我的成绩突飞猛进。有次数学单元测验,我考了第二名,仅次于姜云,老师专门拿出十多分钟的课堂时间表扬我。我的心飘飘然,总想笑,又怕显得太得意,只能拼命忍着。傍晚回到家,我把这件事告诉我妈,用那张皱巴巴的卷子跟她换了五块钱。我那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老师千万别把我和姜云分开。

一天上午,语文老师背着身在黑板上写字,姜云突然伸手掐了下我的腿。我疼得“哎哟”一声,老师立刻回过头,冷冷地瞪了我一眼。老师刚转回身,姜云的手又伸过来,这次我有了防备,一甩手把他的手推开。姜云盯着我笑,笑得莫名其妙。我当时没多想,只当他在跟我闹着玩。之后老师让四个人一组讨论黑板上的问题,姜云嘴上认真发言,一只手把课本展开,挡住老师和同学的视线,另一只手悄悄伸过来,不停地掐我的腿,一次比一次用力。从那之后,他就开始不停地欺负我,伺机捏我的胳膊,掐我的腿。

一个雷声滚滚的傍晚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身后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,一只大手落在我的肩膀上,不用看我也知道是姜云。我家和他家不在一个方向,他为什么要和我走一条路?姜云笑着说:“我奶家也是这个村的,这段时间我住她那儿。”我没吭声,低着头继续往前走,肩膀上压着姜云的手。快要走到胡同口时,天上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,姜云猛地将我推倒在地,我的叫声、他的笑声和天上的雷声混在黄昏里。我爬起来要跑,又被他一把扯住。直到大雨倾盆而下,他才松开手,一脚将我踢进路边的水坑。

我从小就是个乖孩子,没跟人打过架,对付姜云只能靠吼。可我越吼,他笑得越开心。我把姜云欺负我的事告诉一个关系好的同学,他却不以为意,说姜云只是在跟我闹着玩。我又把这件事私下告诉老师,老师却说:“姜云不是那样的孩子。再说,他怎么只欺负你不欺负别人?”她一脸不耐烦,好像我在冤枉姜云。他为什么欺负我不欺负别人,我想不明白。我走出办公室,琢磨着要不要告诉我妈。思来想去,还是算了。她对姜云的印象那么好,肯定不会信我。

上了初中,我和姜云又分到一个班,虽然不再是同桌,但他还是会在放学的路上欺负我。我认真琢磨过,到底哪里得罪了他,可我想不出来。后来我渐渐明白,有些人欺负人不需要理由。我有点儿羡慕那些被当众殴打的学生,他们的委屈清清楚楚,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